

## 示禅人心要 6

（根据史文老师讲课录音整理，仅供参考）

高邮孙承务作书问：“不落意想，不在有无，如何则可？”师答云：“若问如何则不可，不问如何亦不可。”醉客豁醒，神珠自莹，岂可预为之计然后领耶？第一等灵利人寻讨不着，此一念难得自见，见之即是，无别有歧路也。

“高邮孙承务作书问”，高邮是江苏扬州的一个地名。高邮孙承务写信问清远祖师：“不落意想，不在有无，如何则可？”他问了一个典型的问题。“不落意想”，是不能够在妄想之中，不能在第六意识的妄想分辨之中。首先字面意思要搞清楚，不落的意思，并不是说不思想，而是不执着。不落意想，是不思维分辨。

“不在有无”，不执着于有相无相。“如何则可？”那该怎么修？假如我现在不落在思维意想之中，也不执着于有和无，那么怎么样的一种状态才算对？怎么样修才是真正的修？如何则可？他的回答是：“若问如何则不可”。所以禅师讲现量，也就是讲法或开示的时候，当下真实的状态，真实的智慧，真实的境界显示出来。如果说不落意想，不在有无，这个时候还问个如何？那就不可。因为没有如何不如何，就是如如不动。如是如，没有何，所以说“若问如何则不可”。这个时候再问如何，就是分辨心了。

“不问如何亦不可”，但是如果说我不问如何，我如如不动一念清静，实际上又堕于顽空了。可能你的境界很粗糙，实际上你执着一个粗的有。“若问如何则不可”，你说怎么样怎么样来描绘它

不对，因为它不可描、不可绘；但是你说它是空的，不可描绘的也不对，“不问如何亦不可”。

“醉客豁醒”，一个喝醉的人，豁然醒悟。“神珠自莹”，神珠就是宝珠。莹，发出光明。这个典故来自于《法华经》。《法华经》讲到两个好朋友在一起喝酒，临别前主人给朋友的衣服里边缝了一个大价宝珠，就是那颗神珠。结果这个人醉了不知道，回去路上也没钱，就到处流浪要饭。好多年以后碰到他的朋友，他朋友很奇怪，说当时我给了你那么一颗好珠，够你几辈子用了，怎么现在落魄到这个程度了？他解开衣服一看，是有颗宝珠，所以叫“醉客豁醒，神珠自莹”。这个故事有很多的比喻。在《法华经》里，神珠比喻我们与生俱来的佛性，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涅槃妙心、自性的佛性、本地风光。醉客表示流浪于三界的众生。这里“醉客豁醒，神珠自莹”，形容的是一个人开悟以后的状态。

“岂可预为之计然后领耶？”它本来就在这儿，你还要千思万虑，还要问可不可，如何不如何，还要问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一点？那东西本来就在这儿，你东折腾西折腾，还要怎么折腾呢？它本来就在那儿。只要一念顿悟的话，就知道了。所以说“若问如何则不可”，但“不问如何也不可”。不问如何你没醒，不醒也不行，也看不到那颗神珠。预为之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为法。有人可能比别人更加精进努力，他参访善知识去学习，不断地占有知识，不断地积累经验，勤修苦练。他认为梅花香自苦寒来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那这些作为、这些有为法有

没有用呢？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有用，但从本质上来讲，又是没有用的。

从禅宗的参悟来讲，祖师禅就是一个捷径。禅宗祖师用一个捷径，最大的一个方便，使学人从最根本的理上刹那顿悟。所以说“岂可预为之计然后领耶？”也就是说禅宗不讲次第。有人总是讲禅宗没有次第，没有功夫，没有验证，那讲次第就不是禅宗了。如果没有圆顿之理，怎么能够有圆顿之事呢？那就不可能参悟圆顿之事。换句话说，禅宗的方法就是圆顿的方法，是它的一种应用、妙用。所以祖师讲入泥入水，就是为了学人你，本来他不屑说，也没必要说，然而他要应付不同根基的众生，所以东说西说伸出手来，用种种方便来度化众生，但是我们就把他的言行当成绝对了，比如把某句话、某个公案都当成绝对了。

“第一等灵利人寻讨不着，此一念难得自见。见之即是，无别有歧路也。”第一等灵利人，这个地方应该指的是上根利智的人。那种很聪明的人，有后天聪明的人，用思维寻思还是找不着。要去找就找不着，因为这一念“难得自见”。“这个东西”很难看到，因为我们就在相之中，所以很难看到无相。一起心动念都在相之中。“见之即是”，但是其实一念顿见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想一念顿同佛体，刹那顿悟，刹那顿见本来，或者虚空粉碎大地平沉的时候，我们会跟着语言的想象，比如想气脉开了，中脉开了，或者气住脉停，或者像戴个水晶眼镜看地球都是透亮的等等。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妄想和幻想，或者觉得身体有各方面的反应。实

际上你见到一个什么东西？如果说见到虚空粉碎，见到大地平沉，见到涅槃妙心，见到真如本性，见到本来面目，这样说的时侯，你就会觉得见到了一个东西，好像是我们手抓了一个东西，或者眼睛看到了某个东西，或我们的心感受到了某个东西或进入某种状态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。

其实你见了一个什么东西呀？这个心“一念难得自见，见之即是”。你见到了“之”，这个之是什么？实际上就是见到自己，见到这一念本身的实相。这一念本身的实相，就是永远的实相和所有念的实相，它本来就在那个地方。也就是说这一念见的时候，并没有见神见鬼见天见地，见清静见不清静，见 yes 见 no。这一念见的时候，只是见了一个自体本具的清静。在这一刹那，念的分别没有了，并不是说不分别，而是分别的执着没有了，对不分别的执着也没有了。这一念就是“这个”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不要去把它走样，把它神秘化或者境界化，或者用方法来限死它。这个念本来就是这样，念本自如此，见之即是。

“无别有歧路也”，没有其它的歧路、歧途。这就是禅宗的核心——它的见和它的方法，度化的方法和参悟的方法。所见的也是“这个东西”，它实际上是理事究竟的。当然这里主要是为了说明一个参禅的理和方法，所以他要讲这些。他说如果你还要问如何，那就不对了。禅宗有句话很有意思，“来说是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”。如果有人带着一大堆的问题和疑惑，有一种见解和境界，或有某种藏在心里的想法，亦或某种维持在心的状态，让

别人去印证，那肯定就没有开悟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寻常例以前念为是，以后念照之。前后追逐，以心用心，心则成境；率初已成心境了，辗转更不堪。如今后念不取，自无起灭处，当处解脱；念本不生，何更有有无意想为留碍？一念悟心成正觉，此之谓也。

“寻常例以前念为是”，寻常总是，普通人总是。例，总是，always。通常人总是“以前念为是，以后念照之”，后念追逐前念。“以心用心，心则成境。”这里非常重要。《大乘起信论》里面讲到了几种用心方法。<sup>1</sup>一种是前念迷，后念觉。以后念之觉，觉前念之迷；以后念之真，觉前念之妄。马鸣菩萨说这是凡夫觉。第二个层次的觉是什么呢？“觉于念异，念无异相。”发现刹那刹那之间念的相在变化，而在这变化之中，慢慢体悟到一个不变的东西。那么第三个层次呢？“觉于念住，念无住相。”觉得念好像停住了，念好像是一如不动的、空空荡荡的清静念。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执着，须把这个再去掉。最后一个如来随顺觉性，念起的同时即无相。换句话说，相即是无相，起就是不起，妄就是真，动就是不动，都是不二的。如果落于动的话，就等于觉于念异了；如果落于不动和清静的话，就是落于念住。这地方讲起来非常简单，指的是不同层次、不同境界的人用心的方法。

从见地来讲，这是心念的修行方法。憨山大师有篇《大乘起

---

<sup>1</sup> 梁真谛译《大乘起信论》：又以觉心源故名究竟觉，不觉心源故非究竟觉。此义云何？如凡夫人觉知前念起恶故，能止后念令其不起，虽复名觉，即是不觉故。如二乘观智、初发意菩萨等，觉于念异，念无异相，以舍粗分别执着相故，名相似觉；如法身菩萨等，觉于念住，念无住相，以离分别粗念相故，名随分觉；如菩萨地尽，满足方便一念相应，觉心初起心无初相，以远离微细念故得见心性，心即常住，名究竟觉。是故修多罗说：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，则为向佛智故。

信论直解》，对这个有很详细的解释。他认为这是宗门的核⼼，宗门的精髓。憨⼤师在《观楞伽经记》⾥⾯也讲了很多宗门精髓，实际上和《⼤乘起信论》是通的。另外，《圆觉经》有二乘的随顺觉性，菩萨的随顺觉性，佛随顺觉性，那么最圆满的随顺觉性是什么呢？“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；离幻即觉，亦无渐次<sup>2</sup>。”知幻即离，知道妄念是幻，刹那就不执著了。不做方便，是不做有为法，不做对治。刹那这⼀个觉，就像光明出现，黑暗就没有了。离幻即觉，⼀刹那这个清静就是觉悟心。这个觉悟心，成佛永远都是这样的，不成佛的人也有这个东西。它永远都是这样，小和⼤⼀样的，无非是妙用的不同，显相的层次不同。这个时候，佛说“离幻即觉，亦无渐次”，没有初地二地或十信十住等阶次，没有这些东西。

从教下⾯讲，它有⼀个开圆解的过程。但如果从圆教的理⾯讲，从禅宗的修行⾯讲，就不在乎那些东西了。所以很多人不懂，总说禅宗没次第，教不了，那是因为根性不⼀样，他们不能理解禅宗。这种⼈非常执着次第、验证、经验。其实很多经验对于禅师⾯讲，实际上是⼀个方便。在很多祖师的修证过程中，他们以前的有为法水平就非常高，教理及四禅八定的境界非常高。比如说博山无异禅师<sup>3</sup>写书作注，后来到他师父寿昌无明那⼉，就把文

---

<sup>2</sup> 唐·佛陀多罗译《⼤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》：善男子，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，应当远离⼀切幻化虚妄境界，由坚执持远离心故，心如幻者亦复远离，远离为幻亦复远离，离远离幻亦复远离，得无所离即除诸幻。譬如钻火两木相因，火出木尽灰飞烟灭，以幻修幻亦复如是，诸幻虽尽不入断灭。善男子，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；离幻即觉，亦无渐次。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修行，如是乃能永离诸幻。

<sup>3</sup> 《无异元来禅师广录》卷第三十五《博山和尚传》：博山和尚者。舒城⼈也。讳⼤般。字无异。⼈咸称为无异禅师云。……年十六。矢志出家。之金陵瓦棺寺。听讲法华。慨然曰。求之在我。岂可循文逐句哉。

稿烧了。还有周金刚，即德山禅师，以前写过《青龙疏钞》，注解《金刚经》，后来看到龙潭禅师，第二天全部当场把书烧掉。他们的修行和持戒非常好。博山元来在山里面好几年，内不知筋骨爪牙，外不知山河大地，也就是说他的定力非常高，没有身心的感觉。筋骨爪牙就是身体里边的筋骨皮肉、血液流动，“内焉不知有血肉身心”，他没有身心感觉，身体对他已经不成障碍了。“外焉不见有山河大地”，他就在这样一片澄澄湛湛的定境之中练了好多年，觉得还是不行，后来找到寿昌禅师给他把这个境界破掉了。

当然这个讲的是禅宗的外表。不懂禅宗及不懂中国文化的人，站在其它的角度，会觉得禅宗怎么样怎么样，因为不了解，所以会有很多戏论，比如争论修还是不修的问题。他会把禅宗和四禅八定混合起来，把禅宗和其它的宗派混合起来，还批判禅宗缺乏次第。那些所谓的次第，祖师早就试验过了，就是不能解决问题，才走向禅宗的。依有为法而讲汉传佛教没有次第，实际上说明不懂圆顿之教，不懂禅宗，不懂最殊胜最圆满的就在于没有次第。我觉得我们要对禅宗有一个正确的看法。另外，很多的神通妙用，对于开悟的祖师来讲，是一个小意思，但是不能说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说就着于相，就着于魔，而且会有很多的障碍，所以祖师不会去吹捧自己，不会去说。但是，他会以心传心，以一种法界的

---

遂去。之建武礼五台通法师。剃发受业。修智者止观之道。尝露坐松下。不知晨夜蚊蚋集躯。如啖槁木。内焉不知有血肉身心。外焉不见有山河大地也。如是五年。寒暑罔辍已。而诣超华山。从洪法师受比丘律。是时寿昌经大师。方居峨峰。扬曹洞之法。和尚闻其名。往谒焉。见寿昌。荷锄戴笠。状类田父。辄心疑之。遂入闾光泽。居白云峰三年。以所得著书。呈寿昌。寿昌以书报之。谓其非第一义。和尚始爽然自失也。遂焚香礼拜。毁其稿。不复示人。益潜心宗乘。

传承或者感应道交的方式传播佛法。正是由于从头到尾自始至终，禅宗祖师不着种种的相，所以他的各种妙用是自由的。

“寻常例以前念为是，以后念照之，前后追逐。”前念迷，后念觉，以后念再照前念。起观照的后念是一个念，前面又是一个念了，那实际上这个心在时间和内容上分作两截了。这当然是凡夫的生灭法了，都是生灭分别心在作用。总是觉得我刚才想错了，我应该把它纠正过来。当然不是说这种方法不好或没用，实际上它很有用。我们现在是在讲禅宗的第一义谛的圆教的方法，我们是在拣择，并没有去排除，并没有说它坏，或者没必要，或者没用，我们不能走极端。不能祖师给你说个空，你执着个空；给你说个有，你执着个有；给你说个非空非有，你执着个非空非有；给你说个亦空亦有，你执着个亦空亦有；给你说个心通万法，你又执着个心通万法。

就像彻悟禅师讲，万法唯心，为什么不是心唯万法呢？转山河大地为自己，为什么不转自己归山河大地呢？心境不二嘛。当我们讲第八阿赖耶识，我们会把它学术化、神秘化、感受化、感性化，理解为某种感觉或者是心中的明点、灵魂，或者看它的大小、温度、光明，看它的中间长什么样。其实这是我们的妄想和分别，陷在名相里面无法自拔。你说阿赖耶识是什么？其实看到的、看不到的都是阿赖耶识，天堂、地狱、佛国净土，都是阿赖耶识，包括你看到的人我众生、山河大地，都是阿赖耶识，但是你能想到、能看到的仅仅是一点点了。



“前后追逐，以心用心”，前念追后念，后念返照前念。“以心用心，心则成境”，在心里面不断变幻出一个清静和正来看邪，变换出一种境界来观照其它的境界，企图消灭其它的境界，以为是在心地用功。有人会想心地是不是像大地一样，像地球一样，心生则种种法生。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地球，我们要做环保主义者。这个思想非常的好，但是这不是禅宗，也不是佛法。因为你这个“地”就成为大地，成为一块儿泥土了，而其实大地只是你心的一部分，还有虚空，还有无量的星星，那些生灭的东西也都是心的一部分。所以说学习不能够望文生义。保护地球也很好，但是地球只是心的一部分。“以心用心，心则成境”，心实际上刹那刹那都是境。

“率初已成心境了”，率初，就是率尔、一开始。刹那一念，率而有心，“已成心境了”，一刹那心出来，已经成了境界，已经成了相。境就是相，就是无明生灭，就是无明在主宰它。所以说“率初已成心境了”，这实际上就有了能所，有了人我，有了众生。“辗转更不堪”，刹那一下那个相已经变出来了，然后你再把它转来转去，后面再看前面的，正的分析邪的，静的分析动的，高的分析矮的，这些辗转更不堪。要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你的心在变化，无非是变成这个、变成那个。变成这个，执着于这个，觉得那个不对，然后一会儿无意识又变成那个了。执着于这个时，它又变掉了，这就难以产生信心。所以，三祖僧璨《信心铭》说：“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”。其实刹那一下子就变成二了。“至道无

难，唯嫌拣择”，拣择是什么？刹那分别就是拣择。拣择就是执着，就是分别，分别善和恶，高和下，净和秽，生死轮回和清静涅槃，天国和地狱等等，这就是众生的种种分别。那不二是什麼？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，相信一切的二的变化都是心在起作用。换句话说，相信二三四五六……，所有的变化都是心的变化。这是一方面。同时，要知道心本身是不变的，信心不二。所有的变化，不二的变化，实际上是本心、本体的作用。除心以外，没有其它东西了。

“如今后念不取”，现在后念不取前念，不去执着前念。“自无起灭处”，当下这个心刹那一下子清静以后，就没有生灭，不会瞻前顾后了。“如今”，实际上是当下，当下“后念不取，自无起灭处，当处解脱”。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换作本来人<sup>4</sup>，也就是说“消我亿劫颠倒想<sup>5</sup>”是一刹那的事情，一刹那心进入无相无念，清净本然显现以后，就是这样。这就是“当处解脱”。“念本不生，何更有有无意想为留碍？”当下念念本自不生，还有什么有和无的执着呢？念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没有有无去执着你，也没有有什么意想来障碍你。清远祖师说刹那“当处解脱，念本不生”，

---

<sup>4</sup> 《指月录》卷十一之湖南长沙景岑招贤禅师：竺尚书问：蚯蚓斩为两段，两头俱动，未审佛性在阿那头？师曰：莫妄想。曰争奈动何？师曰：会即风火未散。书无对。师唤尚书，书应诺。师曰：不是尚书本命。曰不可雕却即今祇对，别有第二主人。师曰：唤尚书作至尊得么。曰怎么总不祇对时。莫是弟子主人否？师曰：非但祇对与不祇对时，无始劫来是个生死根本。示偈曰：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。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

<sup>5</sup> 《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》卷第三：尔时，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如来微妙开示，身心荡然得无挂碍。是诸大众，各各自知心遍十方，见十方空如观掌中所持叶物，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，心精遍圆含裹十方。反观父母所生之身，犹彼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，若存若亡，如湛巨海流一浮沤，起灭无从。了然自知获本妙心常住不灭，礼佛合掌得未曾有，于如来说偈赞佛：妙湛总持不动尊，首楞严王世希有。销我亿劫颠倒想，不历僧祇获法身。愿今得果成宝王，还度如是恒沙众。将此深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伏请世尊为证明，五浊恶世誓先入。如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泥洹。大雄大力大慈悲，希更审除微细惑。令我早登无上觉，于十方界坐道场。舜若多性可销亡，烁迦罗心无动转。

当处解脱，智慧显示，刹那这一念本自不生，哪还有什么生灭呢？还有什么有无呢？还有什么意想呢？前面孙承务问，“不落意想，不在有无，如何则可？”那么祖师现在讲，当处解脱就没有有无，也没有意想障碍。“一念悟心成正觉，此之谓也”，一念悟，心则成正觉，这就是禅宗所谓的顿同佛体，一念顿悟本心，即成正觉，这是禅宗的核心、精髓。